

天涯诗海

海口之夜

■ 田定根

暮色漫过琼州海峡
先给海面
铺一层淡蓝柔光
椰树站成沿岸整齐的诗行
晚风卸下白日蒸腾的热浪

世纪大桥牵起两岸灯火
斜拉索垂落万千银亮
云洞图书馆舒展流线轮廓
把星光轻轻搁在海口湾胸膛
船灯摇晃，揉碎一湾碎金流光

拐进中山路，骑楼次第亮堂
雕花拱窗裹着南洋旧时光
老钟楼敲响流年声响
百年商号的灯牌映着行人身影
夜市人声揉碎人间烟火寻常

万绿园的小道延向远方
乘凉的阿公摇着蒲扇闲谈
少年单车碾过树影斑驳
街头歌声漫过成片绿廊
楼宇灯光秀流转山海画卷
写尽海南自贸港鲜活新章

海向岛潮声缓缓漫上岸
沙滩上留着散步人的浅章
海大南门夜市
翻滚着人间滚烫
各色餐车连成流动的星光长巷
叫卖声、笑语声交错飞扬

海风低吟，一城灯火
星子垂落海上
入夜的海口，不疾不徐
把山海温柔、市井温热
都妥帖收藏

壁画

■ 陈锦麟

衣袂，像一缕惊鸿。
沉寂的功德
窟檐下，反弹琵琶。
石青像冷雨般，倾入夜色，你说
形象中飞出的指纹，石绿
那些宝相花纹，卷草
侧身探寻着风的方向，注定千载
大漠猎猎的风沙
沉淀成千百年的斑驳，寂灭。
流转，至虚空天界，关乎红尘
彼岸的音在丝弦，青金
菩提，它悬停于风沙中的影
盘旋成脐带，或曾系于你腰间
几度褪色的彩绸：
你可听见那些梵音在哪里？
戈壁胡杨又迎受新雪，他们盘旋
酥油灯燃起，是州郡的祈愿，正面
依稀是几夫。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凌空翱翔。
你是唐代的飞天

就这样走着，爱着

■ 周雷洁

爱着每一个日子
每一朵阳光里的温暖
爱着每一次低眉
眼角皱纹刻画的风情

爱着四季中踉跄的行走
行走时路过的每一处风景
爱着岁月这本书
每一个字里的心动与安然

就这样走着
梦想中的山水
始终在万里之外
厚厚的茧，结在手掌
也结在，心尖

就这样走着，爱着
越过水灵灵的青春
一直走到青黄不接的中年
一枚火烧的枫叶
凌空而过，掠过微霜的鬓边



百家笔会

鱼鳞洲胜览

□ 郭玉光

仲夏风软，碧海无澜。余偕二友同
赴东方市鱼鳞洲，登崖观沧海，凭岸望风
车。览海蚀奇石之奇，品古洲山海之韵，
记半日闲游，寄一襟山海清欢……

——题记



亲情家事

天气里的牵挂

□ 邓荣河

不管春夏秋冬，每天晚上《新闻联播》之后看天气预报，是父亲坚持了几十年的老习惯。
父亲种着十来亩地，几乎年年大丰收。村里人都说他会种地，可父亲心里清楚，这跟天天看天气预报脱不了干系。别人一开春就给小麦浇返青水，父亲则非要等到气温稳稳当当升到10摄氏度以上才动手。别人不理解，他蹲在地头捏起一把土，慢悠悠地说：“开春地温本身就低，再用冷水一浇，麦苗哪能那么快缓过劲儿来？”收割小麦更得讲究火候，既要防干热风来捣乱，又得提防雷雨冰雹的突袭。麦收那几天，父亲一天看好几遍天气预报，生怕漏掉一点变化。
到了初冬，庄稼地里没了活计，可父亲看天气预报的热情反倒更高了。为啥？因为冬天里有了他更大的牵挂——母亲年轻时落下了气管炎的病根，天一冷就犯，最怕感冒。为此父亲不敢有丝毫大意，但凡天气预报说有冷风寒潮来袭，他就念叨：“天冷了，没事别往外跑，在家好好待着。”



都市表情

爱心冰柜

□ 田雪梅

小区前面道路维修，施工队在炎阳下忙活着。路口的“喜旺超市”前，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冰柜，乳白色的外壳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用黑笔写着：“爱心冰柜——环卫工、外卖员、快递小哥、建筑工人、学生免费取水。天热辛苦，注意防暑。”
从那以后，我每天进出都能看见穿黄衫的外卖小哥把电动自行车支起，从那个爱心冰柜里拿出一瓶冰镇矿泉水拧开咕咚咕咚灌下去；扫街的大爷取出一瓶水，先用手焰一焯，再拧开瓶盖小口地啜；几个高中生跑过来，拉开柜门各取一瓶，贴在脸上冰一下，拧开喝了两口，跑远了。
冰柜的玻璃门被打开合合，在这条老街上像一个清凉的泉眼。
那天早上7点，暑气虽说还没完全醒来，但已经黏黏地缠在人的身上。我远远看见冰柜前有个老人，身边有个箱，他的上半身几乎探进了冰柜里。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这老人趁着清早人少，偷偷拿免费水？
走近了，只见那位老人先把矿泉水瓶擦起来，腾出一小片空地，再把箱子的小瓶子一个一个码进去，瓶

子里盛着琥珀色的液体。冰柜一侧贴了张新的A4纸，蓝黑钢笔字，工工整整地写着：“自己熬的杏皮茶，酸甜止渴，有需要的人放心喝。”我定在那里，脸上热辣辣地烧起来。
我进了街对面的早餐店，要了碗豆腐脑。“吱”——随着推门声，进来一位顾客。正给客人打包葱花饼的圆脸女子，抬头看了一眼：“爸，都放进去了？”我扭头一看，竟是那位老人，老人说：“放好了，三十瓶。待会儿不忙了，我再熬一锅。”“您歇歇吧，早就起来忙活，也不知道累。”女人转身给老人倒了杯水。老人拉了把椅子坐下来，端起水喝了两口，说：“这又不是什么力气活，累个啥？天热成这样，修路的工人不好受哇。”
外面，风搞“突突”地响起来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工人从冰柜里取出一瓶杏皮茶，拧开盖子仰头灌了半瓶，转身又操作起了风镐，“突突”声重新震了起来，可这回听着，竟像打着欢快的拍子。
“妈妈，有杏皮茶！”一个小男孩指着爱心冰柜叫道。年轻的妈妈说：“宝贝，那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喝的。”

潮日夜冲刷，风雨岁岁雕琢，岸边砂岩层层叠叠，错落鳞峒，日光洒落之时，礁石纹理熠熠生辉，宛若层层鱼鳞铺展海岸，鱼鳞洲便由此得名，亦因古时曾设军堡御寇，留存着“海军山”的旧称，藏着山海兼具风光与风骨的过往。

关于鱼鳞洲的由来，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古老凄美而动人的传说。相传远古时，这里住着一对黎族夫妻，男渔女织，生活恬静。后遭兵祸，丈夫为护家园战死，被抛入海。水族感其忠烈，将尸体送回海滩。妻子悲痛欲绝，次日殉情，化作海燕，日夜衔泥，试图掩埋丈夫的遗体。天长日久，泥土层层堆积，竟全成了一座小山，其纹理重重叠叠，宛如鱼鳞。于是，百姓为纪念这对恩爱而坚贞的夫妻，便将此地命名为鱼鳞洲。
这个传说，为冷峻的岩石注入了一抹人性的温度，也让每一次凝视，多了一份对生命与情感的敬畏。还有鱼鳞洲上的古井常年泉清不竭，崖洞栖满海鸟，孤峰顶端矗立百年灯塔，守望着一所港往来的帆船，有文人登临揽胜，留下“海上仙山何处觅？分明此景是神仙”的传世诗句。
远离市井喧嚣，一路晴光相伴，海风穿窗而来，车行渐近海岸，万顷碧海骤然入目。仲夏的鱼鳞洲，无阴雨迷蒙，无烈风骤浪，唯有长空如洗，碧波无垠。我们缓步踏沙而行，细软白沙履之轻柔，拂面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吹散仲夏的微热，沁人心脾。百年灯塔巍然矗立峰巅，静静地守望着潮起潮落，成为了这片海角



四季回音

夏天咏叹调

(组章)

□ 黎均平

◎从夏天出发



◎夏天在上

阳动于上。
随夏天气温升高的，还有炽热的思想。
太阳把最浓烈的一面留给夏天。
夏天的思想，一步步孕育金属的质地。

我喜欢夏天汗水里的每一滴太阳。
我愿意以风的方式，为所有作物的成长点赞，为所有辛勤劳作的人们纳凉。
我礼敬生活中所有闪亮的汗水，和在汗水奋力前行的生灵。

我的高度是随夏天的阳气升腾。
趁着阳光饱满，我适时翻晒内心发霉的一些小情绪。
我把际遇里的小确幸视为夏天的馈赠，我感激夏天的宽容与无私。

我热爱夏天的理由还有很多。
比如，奋斗的汗水不会白流。
比如，经过春天的铺垫，夏天就是一个盛大的洞房。

比如，因了夏天的聚力，冬天才不会寒冷。
我要好好热爱夏天的每一天，包括热爱“夏满芒夏暑相连”的精妙组合，热爱夏天每一个阳刚而诗意的节气。

夏天在上。
我珍惜夏天为气温爬升的每一次努力。我把气温爬升看作是人生一场持续的攀登，或者绽放的芬芳。
我要尽可能地卸去身心上的负累，勇敢接受太阳的每一次炙烤和普照。
我要让内心的颜值和品质从阳光的成色里淬炼、提纯。

不变的标识。

路过浅滩碎石走近洲麓，方才看清造就洲名的奇石。黝黑礁石错落铺展，层层肌理清晰分明，浪潮一次次奔涌而来，撞在岩面上碎作漫天银沫，退去时又在石缝间留下细碎水痕，阳光落于层叠岩石，折射出粼粼碎光，当真如同万千鱼鳞铺陈海岸。滩边野生仙人掌扎根石隙，苍绿枝干托着嫩黄小花，在海风烈日里自在生长，为苍茫碧海添一抹鲜活生机。
凭高远望，沧海浩荡，水天一线。最动人者，莫过于近海林立的风力风车群。此地海面常年西风不息，得天独厚的风能资源造就了连片风电的景观，数十米高的白色风车顺着月牙形海岸依次排开，巨大叶片随海风缓缓转动，风声与涛声相融，清旷悠远。
蓝天作底，碧海为幕，白风车、灰礁石、红白灯塔相映成画，随手定格皆是清新治愈的山海图景，往来游人三三两两，或倚石听浪，或取景拍照，静静沉醉于西海岸独有的温柔。风车是静的背景，也是动的风景。它们不喧哗，却以恒久的姿态，诉说着这片土地对自然能量的汲取与利用。海风穿过叶片，带来细微的嗡鸣，与涛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自然与科技共鸣的交响，也勾勒出独属于东方鱼鳞洲的绝美画卷。
驻足崖畔，纵目抒怀。脚下叠岩如鳞，历经千年浪涛打磨，纹理苍劲，沉淀着岁月的厚重；眼前沧波万里，潮声低吟往复，包容着天地的辽阔。当我们登上鱼鳞洲半山平台，视野骤然开阔。那万顷北部湾海面顿时

铺展眼前，天水相融，云影轻浮于碧波之上。

近处潮起潮落，远海帆影隐约，灯塔静静伫立崖顶，百年间为航船指引归途。此时突然想起，古人诗云：“鱼鳞洲耸接云天，策杖登临别有天”。身临其境，方知诗中胜景所言非虚。登临此地，不见局促狭隘，唯觉海阔天空，胸中之烦闷、俗世之纷扰，皆随海风远去，随浪潮消散。
同行挚友，闲话从容，步履悠然。我们立于风车背影之下，观山海盛景，闲谈山海风物，尽享浮生清欢，去细说东方的人文变迁，聊古洲千年往事，叹今朝海岸新景。昔日孤冷荒滩，如今风车成景、游人不绝，传统山海风光与清洁能源景致相融，古韵新景共生，具有一番别样的意境，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静坐崖边，任凭海风拂去眉间燥热。听浪涛往复不绝，看风车缓缓回旋，山石藏千年地质印记，灯塔载百年航渡记忆，一洲兼具自然奇景、人文古意与时代新貌。古人登临寻仙山意境，今人漫步赏风车沧海，不同时光，却共赴这片海岸的辽阔与安宁。

风栖海岸，景入心底。回望鱼鳞洲，孤峰灯塔静立海边，白色风车依旧在碧海之畔徐徐转动。此番仲夏半日游，识洲之地理渊源，晓石之得名由来，观沧海浩荡，赏风车清景，揽尽了琼西海岸独特的一份诗意与安然。山海藏意，风痕留声，这一场鱼鳞洲之游，终将妥帖收进仲夏温柔的记忆里……

豆腐行天下

□ 常宝军

中国人吃豆腐，少说也有两千年了。淮南王刘安炼丹没成，倒鼓捣出一锅白白嫩嫩的东西，从此改变了中国人的餐桌。
豆腐这东西，说贱也贱，两块钱一大块，菜市场里永远摆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可一条好豆腐，火候、水量、点卤的时机，差一分都不行。它是中国饮食里最矛盾的食材——明明什么味道都没有，却能装下所有味道。
最早把豆腐吃出名堂的，得算苏东坡。这个人被贬到哪儿都不亏待嘴巴，豆腐他也没放过。有一回他给朋友写信，提到用豆腐配酒，说“煮豆为乳脂为酥”，言语间满是得意。一个落魄文人，靠一块豆腐就能高兴半天，这本事旁人学不来。
到了明代，豆腐真正翻了身。朱元璋穷苦出身，在皇宫里反而爱吃家常菜。有道“二十四桥明月夜”，其实就是豆腐做的——把豆腐切成桥的形状，配上虾仁、鸡汁，摆在汤里。名字取得风雅，底子还是一块豆腐。朱元璋懂一个道理：越简单的东西，越考验功夫。
真正让豆腐走向全国的，是它的“随和”。你看四川人，把豆腐扔进麻辣锅里，让它吸饱了红油，那是四川的性子——热烈，不藏着。到了江南，豆腐就文静了。文思豆腐羹，一块嫩豆腐切成几千根细丝，飘在清汤里，像一幅水墨画。同样一块豆腐，到了北方又变成另一副面孔。河北的卤水豆腐，结实厚重，切成块炖白菜，冬天吃一碗浑身暖和。东北人更直接，冻豆腐往锅里一扔，蜂窝眼全是汤汁，吸溜一口，满足。

汪曾祺也写过豆腐。他说豆腐是“中国的奶酪”，细想还真有道理。豆腐和奶酪一样，本身味道淡，全靠搭配。豆腐这东西，说到底，就是中国人对“平淡”二字的理解。它不争不抢，你加什么它就变成什么，像极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处世哲学——不争，但能容。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日子也是这么过的——不管境遇如何，总能把最普通的东西，做出滋味来。